

##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

C03 | 優質教育 | 教育講論 | By 吳靜博士 | 2016-07-02

### 將經典交給學生

2016 年 2 月，國際著名漢學家孔復禮（Philip A. Kuhn）辭世。消息傳出當天，筆者很多朋友紛紛在網上向先生致敬，其中一個原因是，孔復禮的《叫魂：1768 年中國妖術大恐慌》（*Soulstealers: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*）堪稱漢學經典，當年的學生受老師推薦幾乎每人手執一本。對於後學者，悼念孔復禮既是追憶其史學精神氣質，也是緬懷青蔥的讀書年代。與此同時，筆者不禁反問自己，教學這些年，到底有沒有交給學生一本真正的經典？

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之中，筆者給學生列出的閱讀資料其實一點都不少。雖然要求學生在堂上作閱讀報告，但其中可堪稱經典、能塑造學生專業品格的作品比較有限。

意大利的著名作家卡爾維諾（Italo Calvino, 1923—1985）在文集《我們為什麼要讀經典》中，對「經典」提出過敏銳的見解，他說經典是「每次重讀都好像初讀那樣帶來發現，每次初讀都好像重溫以前」的作品，它們可以游離於學校教育之外，不僅值得一讀再讀，其影響力甚至會轉變成讀者的內在氣質，成為讀者精神世界的一部分。

可是我明白一點，能擔此重任的書籍在世界上不會太多，如果在讀書時代曾接觸過，其實已經無憾了。事實上，筆者讀書時並沒有認真閱讀老師交給我的《叫魂》，今天孔復禮已經故去，內心感到有愧於先生，不過這恰恰是我們面對經典的常態。如果今天硬塞給學生一部經典，結果應該沒有不同。

### 經典要自己去找

人的精神成長是一個自我發現和確認的過程，我們心中的經典也要自己去找。對於每個人，經典不是別人口中的「必讀書單」，而應該是能夠解答自己的問題、幫助自己認識自我和世界的作品。因為工作關係，筆者最近重讀 Manull Castell 有關「網絡社會」（*Network Society*）的著作，為了理解相關討論及理論與現實的關係，筆者進一步追溯安東尼紀登斯（Anthony Giddens）對於經典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的論述，這種尋找不輕鬆，但很暢快。多年前，這些「必讀書」對我來說不過是學業要求，直到今天調整好狀態，一直擺在神壇上的「必讀書」和「大師」才成為我心中的經典。如卡爾維諾所說，經典「對讀過並喜愛它們的人構成一種寶貴的經驗，但是對於那些保留這個機會，等到享受它們的最佳狀態來臨時才閱讀它們的人，它們也仍然是一種豐富的經驗。」不過，這種漫步式的尋找需要時間和閱歷做基礎，要求學生在年輕時就懂得找經典似乎不切實際。

### 引路人角色重要

面對數字化的新世代，教師一方面要及時更新知識，另一方面也要承擔傳遞經典的角色。至於如何傳遞經典，也是不少老師感到棘手的問題，但台灣知名學者蔣勳「布道《紅樓夢》」卻帶來啟發。蔣勳從文學、美學和宗教的角度把「大觀園」品讀為保護「青春夢想」的「青春王國」，用磁性的聲線細說經典的人文內涵，比過去教科書裏講的「反對封建禮教」更能打動人，更溫暖慈悲。雖然坊間對蔣勳的解讀有各種聲音，但筆者以為，在「有人罵好過沒人理」

的時代，蔣勳用聲音向大眾布道經典，引導年輕人閱讀原著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功德。筆者最近想，如果教授每一門課都交給學生一本經典，那應該是什麼，該怎樣教？

撰文：吳靜博士

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